

影视院线

嗅出周年

评央视纪录片《苏东坡》

●广播电视编导 王萌
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
世间的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人生，而苏东坡也一定在后人的品读里，一遍遍重新活过。苏东坡，这位艺术伟人来到世界已近千年，摄制组历时十五个月，行程数万公里，追随东坡的足迹，汇集中外专家学者的目光，拍摄出这部纪录片。《苏东坡》打破了纪录片最常规的做法，没有以人物年谱为叙述方式，而是采取主题分集，以点带面，展现苏东坡的人生与成就。以苏东坡在黄州的历史转折为切入点，用四年关联一生，呈现时代和命运，历史与个人之间紧密关联。

这部历史纪录片也进行了历史重现，人物演绎的表现形式，甚至进行了室内拍摄场景陈设，还原了宋代的简约淡雅之美。搭建御史台监狱、东坡雪堂等重点场景，让观众直观感受历史氛围。还特意前往全国各地，取四季之景，让观众走进山水诗意图卷。与

纪录片《园林》、《南宋》一样的是，都使用着以宋画作为基础的古画动画，赋予古老墨色以新的生命，再现了古韵悠然的风雅之宋。针对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，如“河东狮吼”，精心设计手绘动画，使整部片子趣味盎然。

2000年《法国世界报》评选公元1000年至2000年千年英雄人物，全世界有凯撒大帝等12位千年英雄当选，苏东坡是中国唯一入选者。这部纪录片里，汇集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。叶嘉莹、周裕锴、艾朗诺、田晓菲、衣若芬、浅见洋二等人均有列席，并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位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美食家的趣事，给受众们带来了更丰富、更本真也更形象的文化体验。

在主题音乐方面，作曲团队也堪称锦上添花。全部音乐以中国风乐器为主，配合管弦乐，创作出优雅、自由、悲伤、怡然等迷人乐章。作为一名以民为本的官员，苏东坡以超然的出世精神，做孤忠为人的入世事。他的人间情怀，对宋朝之后的士大夫精神，乃至今天的廉政建设，有着深远的意义。

最有情怀的是，这部纪录片每期的片名都取自苏东坡的词作，例如《一蓑烟雨》，便引自《定风波》中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用诗作去展现苏东坡一生，可以说是跨越了千年风采去感受文豪之风了。看完这部纪录片后，不禁发出疑问：如果中国没有苏东坡，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仅会少了几道美食，几处风景，几个书帖，几个成语，成百上千首诗词名章，怕是会少了自我吧。毕竟每个中国人的心中，都有一个苏东坡啊。

在这世上，有些美好的事物是可以逆生长的。如果枯树发芽，石头开花，一张纸页成为传奇，人们就会从那张古老的纸上，嗅出旧年的芬芳。

恢宏的建筑，精致的装饰，均掩不住老房子庄严的气息。老房子，我想你了。

潮汕地区有一种特色建筑，其名为“四点金”，亦是我口中的老房子。两百多平方的坐地，一个大厅，两个后房，两个南北厅，一个前厅，两个前房还有处于最中间的天井。

记得小时候，天井就是我们小孩子的乐园，偶尔约上俩三小伙伴，便可以在天井无厘头的戏耍打闹，阵阵笑声是儿时的标志。亦或是手执羽毛球拍，便可以展开一场“搏斗”；亦或是搬出一张小板凳，在黄昏时分，听长辈们话家常、“论古今”、忆往事。

炎热的午后，往大澡盆里小心翼翼地舀着清凉的井水，于是，清爽的泡澡开始了。居高不下的气温，被屋檐下的一盆凉水征服了。年少无虑，回想那小日子还是略显惬意的。坐在屋檐下，拿着蒲扇，靠在椅子上，轻轻扇啊扇，渐渐入睡。

让我历历在目的，还有屋檐下的鸟

流金岁月

## 老房子

●17 财政学二班 郑伟君

巢。每每春天时，问及“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那必是我家的燕子。向外望去，燕子忙碌着筑巢进进出出，愉悦地欢叫着。而每当鸟巢中再添新成员时，那更是热闹。燕妈妈忙于寻找食物来喂食，小燕子们则张大嘴巴兴奋地等着，时不时发出欢快的呐喊。当它们渐渐长大后，小燕子开始了低飞训练，天井成了它们的训练场，也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观赏区，老房子也热闹了起来。

雨水笼罩的老房子，尤其美丽，坐在大厅，看雨水沿着屋檐垂下，行成一道道水帘，将整个屋子“装饰”得尤显诗意。天井的水慢慢积起来，形成一片小小的“汪洋”，不懂事的自己，还幻想着

在里面来一场游泳，也曾折着一只不像样的小船，幻想着它飘向远方。

犹记得第一次登顶，年少的我们总是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，看着倚在墙边的木梯，还有那高高的屋顶，那种兴奋感瞬间填满心房。于是颤颤巍巍的踏上一级级阶梯，双手紧紧抓着木梯两边的把手。明明很害怕，却莫名地期待屋顶上俯瞰世界的感觉。经过一番惊心动魄地攀爬，我触碰到了屋顶，我与老房子齐高，我看到了它的构造，我感受到了它的苍老。伸出脚丫，我真正地登上老房子，我感受到它的苍劲有力，站不起身，我半跪着前进，粗糙的屋顶，雨水冲刷过，大风呼啸过，它也在慢慢衰老。

小手轻轻拂过它的一砖一瓦，略显疼痛，但这也是岁月流逝的见证。

长满青苔的墙壁，淡淡荒凉，却让老房子更显诗意，开裂的裂缝，丝丝苍凉，却让老房子更具光辉；老房子它虽不是人，可它也会老去，岁月流逝，雨水冲刷，时光让它更有韵味，却也将它消磨，从一开始的白刷渐变蒙上一层灰，峥嵘岁月，斑驳痕迹。长满了老茧的房子啊，它不曾呻吟，它不曾埋怨。

如今，那座老房子也已在，铲车已将其瓦解，大货车已将其运走，它的存在，只能停留在回忆，它的辉煌，渐渐被淡忘。在如今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社会，在老房子渐渐消失的社会，也许，不满于闹市喧嚣的我，在数年后，依然会想起它——那座曾庇护我成长，带给我欢乐的老房子。城市的繁华，取代不了乡村的宁静；高楼大厦的辉煌，取代不了老房子的淳朴；生活的充实，取代不了内心对老房子的那份情……



## 花间一壶酒

●15 创意写作 黄银婷

“人间一轮才捧出，人间百姓仰头看”

——题记

中秋夜没有月与星，甚是可惜，重重的云，还撒落几滴小雨，圆月凄惨地在云的包围下发出暗淡的光。也只有与别处的彻底黑暗相对照，才知道月亮原来才升到天边的那个角落，从家门口望去，正好是竹的梢头。

以往的中秋，也是等到月亮来到竹梢头便开始摆桌子点香祭月。今年无月可赏，桌上的柚子有三炷香，它们在宽宏的天下兀自燃，冒一点火光，噗噗地掉下一点灰，又积攒力量再冒火光，再次噗嗤掉灰。反反复复，最后连它们也停歇了，我更加没有东西可玩味，呆呆地坐在门槛上，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那……

一片朦胧越过竹梢头许多，父亲说一家人要出去走走，母亲说累不愿去，一再劝说未果。只我、父亲和弟弟三人在黑色的乡道里缓缓走，偶尔头上开几朵花花绿绿的烟花，烟花勿勿开过留下一片寂静。我开口问父亲，他做儿子时候的中秋模样。于是一路上的闲聊竟全成一问一答的形式，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耐烦，小时候我不爱问，现在觉得不耐烦总比不作声，但眼神渺远，在听母亲说话。

无怪，父亲大半年才呆家一回，我和弟弟则早已把这番话听过十遍八遍。我们倒是盲目乐观，自可选择听与不听，母亲却有诉不尽的忧愁，不可选择说与不说，她是一定要说的。

月亮挣脱重云出来了，淡淡的，戚戚然使人遥望蛮荒太古，嫦娥托玉兔，吴刚摇桂树，诗经里吟月出皎兮与佼佼兮。突地我想起手机里确实存了一首月出，心下大喜，听一遍唱一遍，又分享给两位朋友，一位是当下思念的人，一位是喜欢诗经和古琴的人，后者亦大喜，前者不解风情，只知此夜当应题颂月。寄情于物喜，寄情于人悲，其实物即是已，人亦是已，置己于镜中，哪得逍遥游？平安喜乐了，我更加没有东西可玩味，呆呆地坐在门槛上，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那……

一片朦胧越过竹梢头许多，父亲说一家人要出去走走，母亲说累不愿去，一再劝说未果。只我、父亲和弟弟三人在黑色的乡道里缓缓走，偶尔头上开几朵花花绿绿的烟花，烟花勿勿开过留下一片寂静。我开口问父亲，他做儿子时候的中秋模样。于是一路上的闲聊竟全成一问一答的形式，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耐烦，小时候我不爱问，现在觉得不耐烦总比不作声，但眼神渺远，在听母亲说话。

起风了，我们走到水塘边，前面有一户人家在门前放孔明灯。第一只孔明灯摇摇晃晃升起来，妇人与大女和小儿俱拍掌称好。我想起什么似的问父亲，小时候中秋夜要些什么？父亲的声音明显高了，透出快乐来。

第二个孔明灯将点火，妇人托着纸灯，大女燃火，我们和父亲不约而同停下来。弟弟斜着眼嚷，“我们从前不也放过？还差点烧着了楼下的电线！”

风一吹，话散了，倒把灯罩里的火烧得红旺，热气腾起，纸灯变得充盈通亮，妇人放开拘住两角的手，它却塌了下去。“哎哟，飞不起，热气不够。”父亲小叫一声，好在时时有凉风吹过，不至于让人觉得多管闲事。虽然如此，但妇人因为自己的过失带过低的笑，围观的人有七八个，有她自家孩子、丈夫和我们。

等最后放手的那一刻，我看见孔明灯上写着祝愿“我今年要考上某中学”，墨黑色的字在炽热的灯体上，孔明灯连接着天地间小小大大的愿。我们窥见了别人的愿，默契地同时转身走了，走自己的路，归家去了。抬头找月亮，只见夜色下几许稀稀疏疏的孔明灯，已经飞得很高了。



## 副刊·文苑

诗情飞扬

你邀约吗？

汉窗外的雨

●中文 郑林萍

我爬到窗前看雨  
窗口有一盆去年的植物  
那是顽强的生命带着泥土的唾液  
在我还没有到来之前  
已经滋养了整个雨天  
不一会  
又不一会  
雨依旧没有吐露任何的情绪  
我在窗台坐了好一阵  
你邀约吗？这窗外的雨  
淅淅沥沥再滴答  
到底谁剪下那片深冬的话给了你听  
真是一个大坏蛋  
铺开一片薄薄的孤独  
雨水一截就破了雨水滴落屋檐

雨水滴落屋檐  
我的眼睛从南方往到了北方  
很多人湿着眼眶向我投来清冷的目光  
冬季的雨向来寒冷  
代表着春天的事物早已离去  
你邀约吗？这窗外的雨  
我要跟着你到一片枯萎的叶子中去  
听根茎发出过去的声音  
  
我到远方邀请一只蚂蚁  
蚂蚁足够细小  
可以和雨声比较高低  
你邀约吗？  
我带你，在窗外的雨中听天空的声音



## 《罗生门》：要我疯魔不成活，

## 也要我温暖如日光

●17 公共事业管理 卢睿霖

在《罗生门》短篇小说集的第一页上印着一张黑白照片，那是一个男子，棱角分明，冷峻又带着戏谑而锋利的眼神，撑着下巴望向远处，看久了总觉生出一分寒意。照片的角标写着：“芥川龙之介摄于1927年5月，时年35岁”，那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。多年后，著名作家谢六逸写道：“我与芥川仅一面之缘，他的瘦削苍白而有威棱的面容，细长人鬓的眉，满头的浓发，一口清脆的东京白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。”

打开知乎，输入关键词“芥川龙之介”，出来的结果大都是“怎么理解《竹林中》”、“如何解读《罗生门》”，以及那个逃脱不了的话题：“为什么芥川龙之介要自杀？”他点点头，带着一脸惋惜，“哦，就是那个年纪轻轻就自杀的天才小说家吧。”他留给世人的最值得讨论的似乎是自杀；他留给世人的印象似乎总是阴沉沉的；他留给世人的作品似乎总是黑暗的。“人间地狱”、“揭露丑恶与人的阴暗面”、“开创利己主义”、“悲观”、“绝望”，所有不好的词语都被加诸在他的身上，形成了那个大家眼中灭世的他。

他的一生确实饱受地狱般的痛苦，这种痛苦非凡人所能承受。出生那年，赶上父亲43岁的厄运之年；出生七个月，母亲发疯、八个月后猝然发狂。在他的作品《点鬼簿》开篇中还写道：“我的母亲是个疯子”、“我从来没感受到过母亲般的慈爱”。

他书写可怕的人间地狱，于是有了那个在雨夜拔死人头发的老婆子，被发现了还句句有理道：“死人罪有应得，而且我如果不这样我就不能生存”；他抨击不合理的政治制度，于是有了那个似乎如桃花源境的河童国。在音乐会上，当“我”说河童国警察粗暴时，河童说：

“这比哪个国家的检查都先进呐，比如请看日本……”；他嘲讽自私冷漠的人性，于是有了为了完成屏风画地狱变而眼睁睁看着独生女儿烧死的良秀。可是让我险些落泪的却是他作品里的时不时传达的幽默与温暖，他用心体悟世情，思考人性。世人总以为他心中只有灰暗，但看到的却是他内心饱受地狱般煎熬，却努力想要向我们传达，人间不总是“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”。

鲁迅曾这样评价他的作品：

“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，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，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。他又多用旧材料，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。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是专是好奇，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；他想从含在那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，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着的人或物，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的改作之后，都注进新的生命去，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。”

他改写的故事，都注入了它的心情，注入了它柔软的内心世界。

黄粱梦，现常用于比喻虚幻不实的事和欲望的破灭犹如一梦。然而他改写《黄粱梦》却带着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。在梦里过了一生、体会过了荣辱之道、穷通之运的卢生，醒来后，坐在他旁边的道士问他，人生在世，也就是如你梦里无丝毫分别了吧？我想你对人生的执著与炙热之心也就冷却了吧？知道了生死得失，人生也就没什么意思了吧？可是当道士问完之后，卢生“双目灿生辉”地回答：“正因为那是梦，所以我还想好好活一回。在梦醒之到来以前，我想真正地活一回，要活得不虚此生，你以为如何？”道士哑口无言。

杜子春，在历史故事中不过是挥霍钱财的失意之人，最后想成仙却过不了关，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去。然而芥川



巴塞罗那掠影之兰登大道（油画）  
60x80cm 2018年  
艺术学院 李慕君

暖冬（油画）60x90cm 2017年 艺术学院 李慕君